



紫金文库

孔

灝

著

观
自
在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孔

瀨

著

观自在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观自在 / 孔灏著. —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068-6950-8

I . ①观… II . ①孔…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9951 号

观自在

孔 骞 著

图书策划 牛 超 崔付建

责任编辑 尹 浩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毫米 × 940 毫米 1/16

字 数 195 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6950-8

定 价 42.00 元

目 录

- 赵州茶 / 001
云门饼 / 005
一苇渡江 / 009
频呼小玉 / 013
桃花庵主 / 017
寒 窑 / 021
风乍起 / 025
相见欢 / 029
好雪片片 / 033
声声慢 / 037
走江湖 / 041
树犹如此 / 045

孔颜之乐	/ 049
老子三宝	/ 053
孟子不高兴	/ 057
画眉	/ 061
梅花三弄	/ 065
游龙戏凤	/ 069
春风十里	/ 073
十万梅花	/ 077
蝴蝶与歌声	/ 081
雨打梨花	/ 084
欺天乎	/ 088
江南春	/ 092
夜夜抱佛眠	/ 096
长干行	/ 100
一瓢饮	/ 104
寄生草	/ 108
似此星辰	/ 112
莼鲈之思	/ 116
还来就菊花	/ 120
此心安处	/ 124
狸首之班然	/ 128
山坡羊	/ 132
一握手	/ 136

道理最大	/ 140
叫小番	/ 144
不是鱼	/ 148
我便休	/ 153
良辰美景	/ 157
一朝凤月	/ 161
仁远乎哉	/ 165
皇帝的澡盆	/ 169
江上数峰青	/ 174
良相与良医	/ 179
难忘的春游	/ 185
他们的帽子	/ 190
竹子的声音	/ 195
后记	/ 200

赵州茶

冠以赵州而天下闻名者，其物有二：一为赵州桥，二为赵州茶。

说起赵州桥，虽是当今世界上现存第二早（另有一座为小商桥）、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单孔敞肩石拱桥，且开创了中国桥梁建造的崭新局面，但其扬名，却是源于河北地区民间歌舞小戏《小放牛》。这《小放牛》主要说的是村姑向牧童问路，俏皮的牧童故意留难的对答情景。其中有一段专门唱到了赵州桥：“赵州桥来什么人修？玉石的栏杆什么人留？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压了一趟沟？赵州桥来鲁班爷爷修，玉石的栏杆圣人留，张果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了一趟沟。”后来，这《小放牛》又成为昆曲中的《吹腔》曲牌，成为京剧的一出传统剧目，以及笛子独奏家陆春龄等演奏的南方曲笛代表性曲目……在全球华人中都产生了广泛

的影响。

实际上，这赵州桥本为隋代李春设计建造，所以，那村姑关于“赵州桥来鲁班爷爷修”的答案当然是错的！但是，因着牧童和村姑懵懵懂懂的小儿女情怀，因着他们对于古圣先贤的虔敬思慕，因着他们天清地宁的纯真喜乐，多少人心知肚明却仍是将错就错地对唱着、问答着——人间就是有这样的错误，因为美丽，也就并不再被深究：到底是归人，还是过客？

至于赵州茶，确是值得深究的。《五灯会元》载：赵州从谂禅师问新到的和尚：“曾到此间么？”和尚说：“曾到。”赵州说：“吃茶去。”对另一个新来的和尚也作此问时，那和尚却说：“不曾到。”赵州仍说：“吃茶去。”院主听到后问：“为甚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赵州呼院主，院主应诺。赵州说：“吃茶去。”

这赵州茶，到底是什么劳什子？我年轻的时候，不懂茶，却爱读《禅宗公案》和《金刚经》，曾强作解人，写过一首《茶》诗，里面说：“一只茶杯 / 带来一条河对茶香的穿越 / 带来春天的午后 / 滚烫、浓酽的片刻沉默”，“被舌尖抵在上颚的岁月 / 渐渐地由苦涩 / 转为甘甜。生活总是有它自己的逻辑 / 多年前，你远离 / 多年以后你看见自己 / 还站在原地”。当时就想，用上面的句子来说赵州茶，行是不行？比如，不管那新来的和尚是回答“曾到”还是“不曾到”，这和尚对于“到”或“不到”的一答，都执着于“我”和“我”的“过去”了。又，不管那被呼的院主是应诺还是不应诺，他这一答，又都执着于“我”和“我”的“现在”了。他们，

岂不都是违了《金刚经》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之语？所以，我且“站在原地”。

多年以后，看到当代赵州柏林寺住持、临济宗第四十五代传人明海大和尚说“茶之六度”：“遇水舍己，而成茶饮，是为布施；叶蕴茶香，犹如戒香，是为持戒；忍蒸炒酵，受挤压揉，是为忍辱；除懒去惰，醒神益思，是为精进；和敬清寂，茶味一如，是为禅定；行方便法，济人无数，是为智慧。”这位与我同年的禅师有如此见地，也果然是让人欢喜赞叹的21世纪版的赵州茶！记得有一年，我陪客人，曾作《在龙洞庵吃茶》：“一天的云影是茶香／一山的鸟鸣是茶香／一晌的澹定是茶香／此刻／茶 在哪里／杯 又在哪里？”对于真正的禅者而言，既然茶是六度万行，再想用心地端杯细品，又哪里有这样的杯子？又哪里有这样的茶？又，何物不是茶？

参加工作的29年间，我已换了6个单位。每每到一个新单位，也如端起一杯新茶，那偶尔的恍兮忽兮、不知身在何处之感，恰似杯上的袅袅茶烟。忽想起湖北恩施土家族民歌《六碗茶》来，这情歌说的是一个帅小伙到一个美丽的女子家去，女子按照礼节给男子倒了一碗茶。帅小伙却一边喝茶一边“套瓷”，从人家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开始，直到把女子所有的兄弟姐妹都问了一遍，到第六碗茶时两人对唱道：“喝你六碗茶呀问你六句话，面前的这个妹子儿嚜今年有多大？你喝茶就喝茶呀哪来咧多话，面前的这个妹子儿嚜今年一十八。”这个妹子整十八啊，正是出嫁的好年华！原来，每一杯茶都是最好的！又原来，所谓的禅茶一味，不过是孔老夫子所

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有时候又想，那赵州从谂禅师只管让人“吃茶去”，就一定是对的吗？要我说呀，当然是错的！比如，那不知机的法师，喝了茶也是糊涂茶。那已悟道的，又何必端起茶来头上安头？但是，这赵州老和尚错得如此不改初心如此苦口婆心，岂不正如那《小放牛》中的“赵州桥来什么人修”？但有换你心为我心、始知相忆深的快乐，又怎么能深究这一切，到底是错误，还是正确？

云门饼

2005年，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到黄河上游、青海省民和县喇家村进行地质考察时，在一处河滩地下3米处，发现了一只倒扣的碗，碗中装有黄色的面条。按汉末刘熙《释名》所述，“饼，并也，溲面使合并也”，即用水将面粉和在一起所做出的食品均称之为“饼”，故面条又称水溲面、煮饼、汤饼等。于是，国人食“饼”，就至少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当然，现代意义上的饼，开始被称作“胡饼”，传说是汉代班超出使西域时传入，所以最早关于今日所称“饼”的文字记载见于《太平御览》中《续汉书》，说是“灵帝好胡饼”。

到了唐代，这胡饼早已如王谢堂前燕，飞入了寻常百姓家，直至成为方外之人的美食。《碧岩录》载云门文偃禅师的一则公案：僧问：“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师云：“胡饼。”进云：“这里有甚

么交涉？”师云：“灼然有甚么交涉？”云门文偃禅师是岭南佛教史上仅次于惠能的一代宗师，其创立的云门宗，正是禅宗史上“一花五叶”之一。而且，较之六祖的“獮獠”形象，那云门禅师“性豪爽，骨面丰颊，精锐绝伦，目纤长，瞳子如点漆，眉秀近睫，视物凝远”，确是个玉树临风的俊俏和尚。这俊俏和尚的言谈，多有好玩之语。比如，这俏和尚有一天把手放进木狮子的嘴里，大喊：“咬杀我也，相救！”比如，僧问他：“如何是佛法大意？”他说：“春来草自青。”又比如，他上得法堂之后直接开示：“除却著衣吃饭，屙屎送尿，更有什么事？无端起得如许多般妄想作什么？”

孔子68岁那年，有个叫孺悲的人上门拜访，想求见孔子有所请益。孔子对学生说：“你告诉他，老师有病了，今天不能见客。”可传话的学生刚出门，孔子便取来琴瑟边弹边唱，故意让孺悲听到。关于这个故事，有人说，孺悲这人一定是得罪了孔子，所以孔子以身体有病来拒绝他，但又要让他知道有病是假，让他反省错误才是真！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不言之教”吧？！但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行“不言之教”虽真，但却不是为让孺悲反省错误，反而是因材施教向其传道。这恰如黄庭坚向晦堂禅师学禅，问老师有没有什么便利的方法？晦堂就问他：“念过《论语》没有？”他答：“念过。”晦堂禅师说：“《论语》中有‘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懂这意思不？”黄庭坚茫然无所知。又一天，黄庭坚站在老师的旁边，晦堂突然就径自往山门外走去。正是秋天，一路桂花开，黄庭紧紧走慢赶，跟在晦堂身后。禅师走了一阵，回过头问：“闻到桂花香没？”黄庭坚答道：“闻到了。”这时晦堂就瞪着眼睛再一次告

诉他：“二三子，吾无隐乎尔。”据说，黄庭坚因此恍然有所悟而入了道。

同样，文偃禅师回答僧人“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的提问时，也答：“胡饼。”那僧人不明白，进一步问：“这有什么说法没有？”文偃禅师告诉他：“这都已经清清楚楚了，还要什么说法？”后来，文偃禅师在法堂上又一次提到胡饼。他先说一句：“闻声悟道，见色明心。”这是告诉大家：当年，香岩智闲禅师和灵云志勤禅师分别因为耳闻击竹之声和眼见桃花之色，各自悟道。接着举起手，说：“观世音菩萨，给我钱买胡饼。”又放下手，说，“原来只是馒头。”禅师的意思是，他不识货买错东西了？要我说，他当然不是买错东西了！你想，虽然这“胡饼”也姓“胡”，中土禅宗初祖达摩这老“胡僧”也姓“胡”，但饼与馒头俱是充饥物，糊里糊涂就掺和个老胡僧的“胡”字进来，分别出个张三李四来是何道理？所以，禅门中人把这“胡饼”叫作“云门饼”，都是多余！

不过，从典籍上看，这“胡饼”之“胡”也做“糊”字。但早期的“胡饼”与“糊饼”，应该是同一之物，均指传统意义上的“饼”。到了后世才开始不同，这“糊饼”在“胡饼”的基础上改良发展，成为老北京的地方名吃：由韭菜、玉米面、鸡蛋、虾皮为主要原料，烙后油煎而成，国人号称是中式比萨。不知道意大利人若吃了这老北京“糊饼”后，会不会真的把它叫作“秦比萨”“唐比萨”或者“中国比萨”？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因吃胡饼而大大有名的，除了汉灵帝和云门文偃禅师之外，还有一位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当年，郗太傅安

排自己的门人弟子前往王家挑女婿，王家的小伙子们都表现得中规中矩，可圈可点。独有王羲之神色自若，坦腹东床，还一边毫不在意地吃着东西，据《晋书》载，此君当时吃的，正是胡饼。因了这胡饼，于是，郗太傅高高兴兴地把女儿嫁给了他。

一苇渡江

达摩老祖来中土，一苇渡江，即乘木于水，正是风行水上之象，恰好应了六十四卦中第五十九卦的“涣”卦。《说文解字》释“涣”字：“涣，流散也。”《易经·序卦传》云：“涣者，离也。”古今中外成就大事者，免不了都要准备一段颠沛流离的人生吧？

贵为南天竺国王子，他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种生活：倚红偎翠、玉食锦衣，或者安邦定国、武功文治……这些普通人梦寐以求的功名富贵，于他而言，好像抵不上一领袈裟一只钵盂，抵不上晓行夜宿风霜雪雨。他漂洋过海，他横渡长江，他被人误解，他被人下毒，他和一面石壁对坐直到把自己坐成一块石头，他起身，他把自己的影子留在山壁上告诉后人：他，已经离开；他，永远都在。

人生苦短，一个永远都在的人，一定是，已经离开的人。

事实上，无论怎么样平凡的一个人，每时、每地，本来就都处

在离散和告别之中！《庄子》里面，记录了孔子对颜回说的一句话：“交臂非故。”——就那么擦肩而过的一个瞬间，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我，也已经不是原来的我。我们不断地和时间告别，和空间告别，和亲人告别，和自己告别，和陌生人告别，和刹那以前的那个世界告别。我们在岁月的江水之上，把多少走过的地方和经过的时光，都当成了脚下渡我们的芦苇啊。

在与孔子同时代的古希腊，大约比孔子小六十一岁、被黑格尔称为“辩证法创始人”的著名哲学家芝诺提出：阿喀琉斯永远追不上前方 100 米处的乌龟。阿喀琉斯是古希腊神话中最善跑的英雄，而乌龟的速度众所周知。据说，千百年来多少数学家、哲学家都围绕这个芝诺悖论做过太多研究，直到量子力学的出现才算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相距 100 米的阿喀琉斯和乌龟，与十几秒之后在另一地点瞬间并行的阿喀琉斯和乌龟，还是同一个阿喀琉斯和乌龟吗？想来，那个说出“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如果面对后辈芝诺的这一命题，当有以示嘉许的会心一笑吧？

有一年，我去南京开会。车过长江二桥，突然想到：彼时、彼岸的我，若回望此时、此岸的我，应该说点什么呢？“过长江，留下一江的空间 / 几叶闲舟摆渡六朝 / 混沌的江水，越发落寞 // 凭车窗远眺 / 转瞬即逝的风和岁月 / 扑面而来。燕子和野花扑面而来！ / 过长江，问擦肩而过的落日 / 姓谢？姓王？ // 几棵远树绿在天际 / 几行漫不经心的无名诗句 / 在牵引着长江，浩渺的水系 / 过长江！不说江东 / 不说江西 / 也不说楚歌声里那孤独的项羽 /

过长江，且看心中的芦苇萧然而立／尽是些白衣飘飘、复国的子弟——// 这时速 120 公里的身体里面／早已山河破碎呵／过长江，长江过我／是哪一年的沧桑／已在汽笛声里，被悄悄地缝合。”

上巽下坎，是为风水“涣”卦。其卦辞和彖辞里，都强调了：利涉大川。其象辞曰：风行水上，“涣”。综合卦辞、彖辞和象辞的内容，此卦把救散治乱、推行教化的意思说得非常明白。所以，这一苇渡江，也可以说是一次由达摩老祖出演的印度禅宗中国化的行为艺术。

但是对我而言，把长江与教育联系起来的，是电影《渡江侦察记》。在我的童年、在我的少年，英俊的李连长让我对解放军、对侦察兵、对长大，充满了多少懵懵懂懂的憧憬啊！而美丽的刘队长，让我思慕，让我眷恋，让我莫名其妙地脸红和慌乱了……特别喜欢李连长和刘队长相认的那场戏：在八年的战火纷飞后面，当年的侦察员、如今的侦察兵李连长，隐隐约约地认出眼前的刘队长，正是当年冒着生命危险救过自己的刘四姐。这时刘四姐急切地问：“你就是那个同志？”这时李连长也如梦方醒且问且答：“你就是那个小姑娘？”这时音乐响起，两位战友四手相握……特别喜欢这样一个细节：刘四姐摘了一把山里红，放在李连长的办公桌上……特别喜欢最后胜利的那一刻，李连长对刘队长说：“四姐，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再见面的。”刘队长握了李连长的手，含着眼泪说：“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着你回来……”喜欢他们说话时的表情，喜欢他们不知什么时候，李连长改口叫了四姐……